

笕橋空戰的考證

(一)

——首日空戰記實

(彩色圖照刊第六頁)

● 何邦立

(航空醫學專家、航空史研究)

一九三七年八月笕橋上空，中日雙方第一次不期而遇的交戰，無論在中國的對日抗戰史或世界空戰史，都有其時代的影響性！但由於戰亂之際，史料搜集、記載、考證皆嫌不夠周延、完整、翔實。加上為鼓舞士氣，雙方的戰果報導不是誇張就是隱瞞。由於情報欠正確，傳聞、揣測亦時有多見。而真正諦造歷史的參戰者，不是戰死就是凋零。隨著時間的飛逝，四年國共內戰，接著國府遷臺，失真的史實，一直未受到應有的重視。當時劉毅夫生花妙筆的「空軍史話」①

電影的戲劇性效果，再再誤導。歷史本是民族存亡絕續的記錄，空軍戰史更是建軍建國激勵士氣的信條。無奈中國空軍對自己的建軍戰史③，一直未做澄清，七十年後的今天，對這場空戰仍然存留了諸多謎團與誤解！

空戰戰果 爭議不止

國府於一九四〇年明訂「八一四空軍勝利紀念日」，也就是所謂的「空軍節」，並出刊「空軍抗戰三週年紀念專冊」④。其首頁記載八一四空戰

「……大隊長高烈士志航，首開紀錄。斯役共擊落敵重轟炸機六架，我全

無損傷。……」在此之前，空軍並未特別強調戰果。迄一九四一年紀念八一四，見黃光銳⑤、林偉成⑥文章，空軍始統一宣稱六比〇戰果。

戰果爭議另存諸多版本。空戰當晚大隊長詢問，頂多兩架戰果。第二天「申報」⑦頭版頭條的新聞，也是擊落兩架。空軍前敵總指揮周至柔，在兩年後「憶八一四」⑧一文中，提到戰果為八比〇，次年⑨又提出六比〇的光榮勝利；另外還有敵機三架迫降浙江境內，亦即九比〇的結果。此外還有十比〇及十三比〇說法⑩，不一而足。何應欽在「日軍侵華八年抗

戰史」⑪中的戰果為三比〇。戰後四十年，曾有中學生寫信問空軍總司令，空戰比數究竟為何？有趣的是，次年歷史課本上就避而不談，以免困擾。二〇〇三年「中華民國空軍重要戰役專冊」⑫，戰果為三比〇。

空戰時間 二個版本

至於中日雙方空戰的時間，亦存爭議，只是不為眾所注意。一九八七年李青「八一四空戰真相」⑬一文中就提到，早年寬橋空戰時間報導不一；有所謂八一三下午，也有認為是八一四清晨，但大多數肯定的是八一四下午（也就是官方的說法）四時至四時半間。此乃依據雙方作戰命令、戰機起飛時間、距離航程、天候影響因素等條件推算。然其正確性，仍有待進一步的驗證。

中央航校早期的空軍前輩，大多聽過八一三空戰的說法，吾友萬漢雷君（其父萬承烈中央航校四期）嘗謂

，從小常聽父執輩談八一三空戰事蹟，中央航校二期的毛瀛初將軍（時任四大隊二十三隊隊長），其夫人鄭秀珍女士⑭，更清楚明確的提示三點：(1)空軍最輝煌的戰績在八一五。(2)八一四當天高大隊長臂傷。(3)八一三有空戰。張光明在一九九五年為文「八一四空戰經過見證」⑮中敘述，他在八一四拂曉擊落日機（有官方戰歷、戰功登錄可考），而高志航大隊長擊落日本九六重轟炸機是黃昏前，當然是前一天的黃昏，也間接的印證了八一三有空戰的事實。

孰是孰非 有待驗證

寬橋空戰參戰人員的敘述，如曹世榮一九五四年「八一四懷舊」⑯、金安一九五四年「八一四回憶錄」⑰、柳哲生一九七一年口述「談勝利往事」⑱、姜獻祥一九八一年「八一四憶往」⑲，都刊登在官方的「中國空軍」雜誌上；與張光明「八一四

空戰經過見證」⑮所發表的故事經過相同，時間相差一天，孰是孰非，有待驗證。是前者不得不配合官方的說法，還是後者是記憶上的錯誤。事實上，張光明一九八一年「寬橋老兵懷往」⑳亦刊載在「中國的空軍」，但強調的是高志航的嚴格訓練要求，戰技與士氣為致勝之要件。張光明一直否定八一四黃昏的說法，是為歷史的正確性，預留伏筆？！

民間對戰史有研究者頗多，在台灣有中華民國航空史研究會之組織，定期討論，並有專集刊物出版，一九九七年劉永尚就對「八一四空戰說明」㉑，曾按時序，作一完整的記錄。同年，在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㉒中收錄吳湘湘「中國空軍奮戰保衛祖國」一文。傅鏡暉在二〇〇三年出版的「戰史入門」㉓一書中，對「八一四寬橋空戰」有專門的章節。其所收集文獻資料，參戰者的回憶與口述，極為詳

盡，並做整理與深入的探討，使得中日第一場空中接戰的來龍去脈，呈現在國人面前，對戰果的爭議亦作了清楚的剖析。唯七十年前的往事，第一手資料獲得不易，謎團仍有待解謎！空戰時間的版本，尚有待驗證！

瞭解一件往事，不能忽略當時的時空背景與環境，研究者更應具備許多基本的要件。瞭解某一空戰的真實性，當然是以實際參戰者的資料為主。若只以官方定調的說法，去驗證排除不同的聲音，是不足取的。要知空軍總司令部有關抗日戰史的資料，早期「空軍抗日戰史」中，因缺乏完整的任務歸詢作業系統，錯誤不少是可以瞭解的，因此考證工作更為重要；到近年來彙編「中華民國空軍重要戰役專冊」^⑫，有關抗日部分的錯誤，未做考證修訂，更易誤導大眾；不實的戰史，出版比不出版還糟！

笕橋初遇 志航揚威

鹿屋航空隊於十二時五十五分，第一批九架九六陸攻轟炸機從台北起飛，由新田少佐領隊。空襲部隊於永嘉附近進入大陸領空，經青田過溫州後，在永康附近分道攻擊。由於天候惡劣，雲層又厚，飛機編隊不易，日機最後都變成分隊或單機飛行。空襲隊的六架飛機（應為第一、第三分隊）於下午四時許至廿分間到達目標區上空，高度均在五百公尺左右。

空軍抗日戰史對中日接戰的官方正式記載為：

「當第一、三兩群（意指廿一隊、廿三隊）甫抵笕橋即有空襲警報，隨遂緊急著陸加油，陸續起飛，加油未竣，已見敵九六式重轟炸機數架，從不同方向進入機場。一機由東北進入，向機場中修理廠附近投彈，中鐵道上之油罐車，該機投彈後即向右後轉彎，當遇高大隊長及廿一隊分隊長譚文兩機尾隨攻擊，立被擊中，敵機起火落於半山附近」。

「另一敵機由杭州向笕橋方面進入，見我機有備，未投彈即轉彎向雲中逃去，時天候惡劣，雲高約七、八百呎，該機入雲後即向錢塘江口方向逃奔，此際廿二隊分隊長鄭少愚甫加油起飛，乃升至雲上飛向錢塘江口攔截。過翁家阜機場，低空無雲，敵機出雲後，即為鄭分隊長所見，乃尾追過曹娥江始得佔位攻擊，當將該機右發動機擊中起火，旋後熄滅，該分隊長再行後上方及後下方連續攻擊六、七次，子彈射擊敵負重傷墜落錢塘江口」。

「又廿一隊隊長李桂丹、隊員柳哲生、王文驊共同擊落九六式重轟炸機一架。」

「此役廿一隊隊員范金函（應為譚文之誤）、金安一、劉署藩三機，由周家口進駐笕橋機場，降落後，即遇敵機空襲，乃急起飛迎戰，戰後甫經降落，第二批敵機再度進襲，未及加油復行起飛，金、劉兩機皆以油不能濟飛至機場邊停車，墜落場外失事

，劉重傷後殉職，金負輕傷」。

佐證日本防衛研修新戰史部資料，日軍寬橋空襲隊由機場東北方向進入，高度約五百公尺，我方可能是譚文首先對敵機開槍，但是距離太遠。

第一分隊長機（新田慎一）甫出雲發電機即被擊中一彈，新田慎一發現我機後，未及投彈即偕二號機鑽雲右轉。三號機（桃崎軍曹）則投下兩枚炸彈，炸中油罐車起火。這時高志航與廿一隊分隊長譚文發現了三號機，並且由尾部攻擊，敵機起火後墜毀。

第三分隊進入寬橋機場上空投彈，但炸彈落場外並未造成損害。在脫離返航時，長機（大杉忠一上尉）中彈兩發入雲。三號機（三井空曹）則遭遇我廿一隊李桂丹隊長與所率僚機柳哲生、王文驊，合力擊中起火，殘骸墜毀於喬司附近。二號機（山下軍曹）被正準備降落的高志航發現，高隨即拉升追擊，在猛烈攻擊後該機造成左發動機熄火，左翼中彈十四發，

右翼中彈二十一發，機身中彈三十八發，合計七十三發，但是該機仍靠剩

下的一具發動機，勉強飛回台北松山機場，落地時起落架折斷造成飛機重損。此役高志航座機也被打壞了一個汽缸，機身右側也中一彈。

日軍寬橋空襲隊於晚間七時五十分降落松山機場，其任務可說是完全失敗，不但被擊落兩架、重損一架，唯一的戰果是炸中鐵道上的兩節油罐車。至於我「空軍抗日戰史」所載鄭少愚的一架，顯見是誤植，並不正確。

光漢失良機 少愚未脫隊

日方廣德空襲隊九機由淺野少佐指揮，於午後一時五十分從台北起飛，經永嘉至廣德，航程為七百七十公里，預計三個半小時可達目標區，由於天候惡劣，雲中搜尋地面機場不易，於五時四十分始達。

當我空軍第廿一隊、廿三隊由周家口飛抵寬橋之際，廿二隊偏航於三

時十分先降廣德機場，加油後於四時二十分升空續飛寬橋。

廿二隊的張光明在「八一四空戰經過見證」^⑮回憶文中有兩段記述：

「降廣德機場加油後，續航浙江。不久，中途在雲雨中，遇敵機，在雲雨茫濛中，視界不清，看不清楚確切架數（約三、四架），與分隊長樂以琴準備攻擊時，敵機也發現我機群，即潛入雲層，無法追蹤。領隊負有進駐寬橋命令，未便有違。」

「飛抵寬橋，見機場已被敵機轟炸，正在火焰燃燒中，隨樂以琴分隊長，即東飛企圖追尋敵蹤攔截之，追至錢塘江口，雲雨低濛，天氣惡劣，乃折返寬橋落地。高大隊長正講述單機擊落敵九六式轟炸機一架經過。當時令人既興奮又欽佩。」

張文含蓄的道出，當樂以琴、張光明同時發現敵機，飛前向領隊黃光漢隊長搖翼，示意攻擊請命數次，隊長另有考量，沒有反應，機會稍縱即

逝，全隊只得繼續飛往寬橋，大約五時抵寬橋。見機場被炸，樂、張兩人

趕往錢塘江口攔截（非鄭少愚脫隊攔截）且未遇敵蹤，落地已六時許，見高大隊長正在敘述擊落敵機經過。張光明同時對筆者指出，樂以琴落地後，還憤憤不平的去找黃隊長理論，兩人不歡而散！至於空軍抗日戰史中鄭少愚脫隊於錢塘江口擊落敵機，是以訛傳訛的說法。

首戰之夜，暫編三十五隊飛偵察的姜獻祥與飛驅逐的廿二隊樂以琴，原是航校三期同學，難得因作戰而重逢，當晚在姜的醒村三號宿舍，兩人秉燭夜談今天的作戰，見一九九〇年劉文孝「暫編中隊初戰篇」^{②④}一文。

姜獻祥道：「樂以琴大發牢騷，因為他正是中途偏航的廿二中隊飛行員，當他們在廣德加油再飛來寬橋的路上，就已發現日機的大編隊，樂以琴衝向前去搖翼並作手勢，但隊長卻始終沒有回答。就這樣眼睜睜看著他

們遠離，若不然，首開記錄的必定非廿二隊莫屬！」

姜的回憶直接佐證張光明所述，廿二隊廣德加油起飛後，中途遇日機編隊，此極佳機會又極遺憾的錯過，要不然，差點改寫了中日首戰輝煌的記錄。

空手白刃 廣德之謎

廣德空襲隊，約在四時三十分至四十分間在寬橋與廣德途中盤旋，巧遇廿二隊，避入雲中未曾交戰，繼續往目標區飛行，天候惡劣雲低，空中搜尋不易，約兩小時後才發現廣德機場。

空軍抗日戰史記載，是日十八時，三十四隊隊長周庭芳，駕霍克四機一架，自杭州出發至廣德巡弋，十八時三十分在廣德西北見有敵轟炸機九架成V字隊型，由七百呎高度向廣德航進，我機即降低卻避其視線，而行奇襲，距已為敵機發現，並向右迂迴，似向南昌方向行進，我機即加緊追其後，旋又見其折回，遂由前方攻擊，雙方速度均大，致無效果。此即上升，由正上方垂直攻擊，敵隊形遂分散為三分隊，追至廣德機場上空，先向其第一分隊後下方攻擊，嗣又由前下方攻擊，均無效果，但敵頗慌張，僅投彈一次，均落場邊，即向杭州方向退走。我機因天晚，未便窮追，遂降落廣德機場，其時已十九時十分。

衣復恩是二大隊第九隊轟炸隊員，當時正在廣德機場，在「我的回憶」中^{②⑤}詳述道：「吃過晚飯，大家在戶外稍事休閒，見一架霍克機在機場上空俯衝，似在作特技，大家都有點莫名其妙；後來發現九架大型飛機，編隊飛向機場，起初還以為是自己的馬丁轟炸機，後來一想不對，我們只有六架，那來的九架？就在此時，即突然聽到張廷孟大隊長大喊：『快跑，是日本飛機！』大家即向田野疏散；剎那間日機飛來機場上空，對準兩座棚廠投彈，把棚廠炸得稀爛。所幸那天我們的飛機出任務回來，沿場邊

疏散，未進棚廠，故毫無損失。可算慶幸！被炸後，那架霍克機才進場降落，原來是周庭芳教官由笕橋飛來，警告我們日機來襲，那時我空軍無陸空通訊，對周教官的警訊竟毫無反應。還好大家跑得快，並無任何傷亡，只是把伙伙嚇跑了，有好幾天都跑去城裡買飯。」

周庭芳於一九八〇年「我抗日空戰概況」^{②6}中回憶有兩段敘述：

在笕橋機場上副校長蔣堅忍說：「現在是下午五時五十分，這時有九架日機經笕橋向南京方向飛去，你的油飛南京夠用不？」我回答說：「油夠用」，蔣要我單機到南京截擊敵機。我則考慮到浙江泗安，有三十至四十架我方僅有的轟炸機（二大隊諾斯洛普二E）停在機場，估計敵機有可能襲擊我泗安機場，因此我做了兩手準備，即先趕到泗安截擊，如果截擊不著，再趕到南京。

當我機抄近路趕到泗安機場（應

是安徽廣德）附近上空時，敵機九架正在西北頭上準備向機場轟炸，於是我立刻用信號槍打了一槍，又用自動機槍打了一梭子彈報警。接著，我單機朝著敵長機連續射擊，同時不斷變換飛行動作，直上直下，又由下而上，七上八下地衝到機場上空，猛一看我機三、四十架都停在機場上，處境十分危急。

因為敵機投彈與掃射都很容易命中地面目標，所以我只有猛衝入敵機群，瞄準敵長機的射擊手不斷射擊，這時敵機以九挺機槍對我兩挺機槍，機場上空頓時顯得紅光閃閃，硝煙瀰漫。敵機在換人換機中，貽誤了戰機，結果全部炸彈都扔到機場外，沒有命中地面目標。敵機九架帶著彈痕倉皇逃離，我方三、四十架轟炸機無受損，我機翼上有五個彈孔。

七時正，我降落到泗安（應作廣德）機場上，大隊長張廷孟高度讚揚了這次空戰勝利，在以一擊九的情況

下，保住了我方僅有的轟炸機群。這次空戰勝利表現了中國空軍高度的愛國精神，大減了中國的威力，大減了日寇的志氣。

庭芳神技 九六落海

由於劉毅夫空軍史話^①中，周庭芳空手入白刃敵機亡魂喪膽的影響所及，吳繼榮的「八一四真相探索」^{②7}，劉文孝的「老霍克暫編中隊」^{②8}，傅鏡暉的「八一四笕橋空戰」^{②9}，從空手入白刃，延伸到周庭芳試飛一架剛檢修完的霍克機，沒裝彈藥是正常的。甚至連日本中山雅洋「中國的天空」^{②9}，也引用了空手入白刃的章節；但對周庭芳防衛的成功給予高度評價。廣德空襲隊九機共投擲了十六枚二五〇公斤的炸彈，日方資料有命中。周文自述，有子彈有攻擊，但他不知有直接的戰果，這是後話。

日軍廣德空襲隊九架則零散的返回，最後一架飛機於晚間十一時二十

分降落台北松山機場。其中第二分隊二號機（小川空曹），該機因油箱被擊中漏油而燃料用盡，迫降在基隆港外社寮島（今和平島）燈塔附近，機身全毀，機員五人全數救出。其戰果為炸毀廣德機場兩座棚廠，戰損一架九六重轟炸機。

但有趣的是究竟是誰擊傷小川空曹的九六重轟炸機，使其落海造成重損？傅鏡暉在「八一四寬橋空戰」^⑳書中提到，日機襲廣德，隨後往杭州方向折返，到了杭州上空，遇上正由廣德飛寬橋的廿二隊分隊長鄭少愚，鄭追擊小川軍曹機，一直追到曹娥江上空，也就接上前述「空軍抗日戰史」牛頭對上馬嘴的部分。中山雅洋「

中國的天空」^㉑記載日機中彈後急速向下俯衝，遂由低空逃走。鄭可能誤以為敵機已被擊落，而沒有繼續追擊。正如傅鏡暉所述，這裡產生了寬橋空戰最大的謎團，為何廿二隊只有鄭少愚一架飛機脫隊攻擊？著實令人納悶。

事實上鄭少愚單騎追敵，原屬子虛烏有。廿二隊的張光明是與樂以琴分隊長，雙機追敵至錢塘江口，無功而返，時間是下午五至六時間，追的是寬橋空襲隊來襲日機。從時間上推算，廣德空襲隊襲廣德已近七時，折返杭州，又被追到曹娥江口，應該是七時半至八時間，而杭州當日日落為七時四十二分，此時已是天黑。所以

以一顆子彈擊穿油箱，真正重創小川九六重轟炸機，使其落海的是周庭芳。由於戰史研究者對空手入白刃的解讀，九六落海的真相，整整被埋藏了近七十寒暑。周庭芳隊長後來未隨國府遷台，文革期間並遭整肅，終其一生並不知此項戰績。

九六重轟炸機，為一九三六年日本三菱為日本海軍製造的陸基中型攻擊機（日方稱九六陸攻一一型），組員五人，巡航速度二二〇公里，可掛

小 結

載八〇〇公斤魚雷一枚或二五〇公斤炸彈兩枚。防禦火力為三挺七·七公厘機槍，該機續航距離遠達四千里，日方原為發動太平洋戰爭所研設計，提早用於中日淞滬戰場。此次日本海軍台北鹿屋航空隊十八架九六陸攻機，兩批各九架分襲寬橋與廣德，此乃日本航空史上，也是世界航空史上第一次的長距越洋轟炸，日軍方抱著滿滿的信心，用此秘密武器，跨海長征，企圖一舉消滅我空軍主力。「日軍對華作戰紀要」^㉒記載寬橋、廣德、喬司等機場的機庫、修理廠、彈藥庫、停機坪的飛機等均被炸毀。但三十六枚炸彈真正只炸毀了寬橋機場的油罐車及廣德機場的棚廠。

「日軍對華作戰紀要」承認日軍的損失是「因惡劣氣候和攻擊前之分散，致行蹤不明者兩架。另被射中油箱，燃料不足迫降於基隆港內者一架，及輪胎被擊中迫降時中度毀壞一架。」也就是說當場被擊落兩架、重損

兩架，共損失四架。

我方立功英雄，高志航、譚文合、力擊落首架。李桂丹、柳哲生、王文驊共同擊落一架。高志航重損一架。

周庭芳重損一架（落海）。未完待續

參考資料

- ① 空軍史話 劉毅夫 黎明文化 台北 一九七六
- ② 「寬橋英烈傳」影片故事的正誤 劉毅夫 傳記文學 一九七七、九
- ③ 空軍抗日戰史 空軍總部情報署 成都 一九四〇
- ④ 空軍抗戰三週年紀念專冊 航空委員會 成都 一九四〇
- ⑤ 發揚研究與創造精神 黃光銳 航空雜誌 重慶 一九四一
- ⑥ 八一四與空軍建設 林偉成 航空雜誌 重慶 一九四一
- ⑦ 申報 上海 一九三七、八、十五
- ⑧ 憶八一四 周至柔 一九三九、八、十四
- ⑨ 至柔鴻爪 周至柔 一九四〇、八
- ⑩ 八一四空戰經過及戰力評估 卓文義 空軍軍官月刊 岡山 一九八九、七
- ⑪ 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 何應欽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一九八三
- ⑫ 中華民國空軍重要戰役專冊 空軍總部 台北 二〇〇三
- ⑬ 八一四空戰真相 李青 中外雜誌 台北 一九八七、八
- ⑭ 毛瀛初夫人鄭秀珍女士訪談 何邦立 二〇〇七、二
- ⑮ 八一四空戰經過見證 張光明 傳記文學 台北 一九九五、九
- ⑯ 八一四懷舊 曹世榮 中國的空軍 台北 一九五四、八
- ⑰ 八一四回憶錄 金安一 中國的空軍 台北 一九五四、八
- ⑱ 談勝利往事 柳哲生口述 中國的空軍 台北 一九七一、八
- ⑲ 八一四憶往 姜獻祥 中國的空軍 台北 一九八一、八、九
- ⑳ 寬橋老兵懷往 張光明 中國的空軍 台北 一九八一、八
- ㉑ 八一四空戰說明 劉永尚 中華民國航空史研究會 台北 一九九七
- ㉒ 中國空軍奮戰保衛祖國 吳湘湘 國史館 台北 一九九七
- ㉓ 八一四寬橋空戰（戰史入門） 傅鏡暉 麥田 二〇〇三
- ㉔ 暫編中隊初戰篇 劉文孝 中國之翼（一） 台北 一九九〇、一
- ㉕ 我的回憶 衣復恩 立青文教基金會 台北 二〇〇〇
- ㉖ 我抗日空戰概況 周庭芳 大陸 一九八〇
- ㉗ 八一四真相探索 吳繼榮 空軍總部情報署
- ㉘ 老霍克暫編中隊 劉文孝 中國之翼（二） 台北 一九九一
- ㉙ 中國的天空 中山雅洋 日本產經出版社 一九八一
- ㉚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第十一輯 日本防衛廳編（史政編譯局譯） 一九八七